後漢書/卷8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八·西域傳第七十八 ◄

後漢書
卷八十九·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

► 卷九十·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

南匈奴

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，呼韓邪單于之孫，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。自呼韓邪後，諸子以次立，至比季父孝單于輿時，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，部領南邊及烏桓。

建武初，彭寵反叛於漁陽，單于與共連兵，因復權立盧芳，使入居五原。光武初，方平諸夏，未遑外事。至六年，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，匈奴亦遣使来獻，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，賂遺金幣，以通舊好。而單于驕踞，自比冒頓，對使者辭語悖慢，帝待之如初。初，使命常通，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。九年，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。經歲無功，而匈奴轉盛，抄暴日增。十三年，遂寇河東，州郡不能禁。於是漸徙幽、并邊人於常山關、居庸關以東，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。朝廷患之，增緣邊兵郡數千人，大築亭候，修烽火。匈奴聞漢購求盧芳，貪得財帛，乃遣芳還降，望得其賞。而芳以自歸為功，不稱匈奴所遣，單于復耻言其計，故賞遂不行。由是大恨，入寇尤深。二十年，遂至上黨、扶風、天水。二十一年冬，復寇上谷、中山，殺略抄掠甚眾，北邊無復寧歲。

初，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。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。單于欲傳其子，遂殺知牙師。知牙師者，王昭君之子也。昭君字嬙，南郡人也。初，元帝時，以良家子選入掖庭。時，呼韓邪来朝，帝敕以宫女五人賜之。昭君入宫數岁，不得見御，積悲怨，乃請掖庭令求行。呼韓邪臨辭大會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豐容靚飾，光明漢宫，顧景裴回，竦動左右。帝見大驚，意欲留之，而難於失信，遂與匈奴。生二子。及呼韓邪死，

其前閼氏子代立，欲妻之，昭君上書求歸，成帝敕令從胡俗，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。

比見知牙師被誅，出怨言曰：“以兄弟言之，右谷蠡王次當立；以子言之，我前單于長子，我當立。”遂內懷猜懼，庭會稀闊。單于疑之，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。二十二年，單于輿死，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。復死，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。比不得立，既懷憤恨。而匈奴中連年旱蝗，赤地數千里，草木盡枯，人畜飢疫，死耗太半。單于畏漢乘其敝，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。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。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，二十三年，詣西河太守求內附。兩骨都侯頗覺其意，會五月龍祠，因白單于，言薁鞬日逐夙来欲為不善，若不誅，且亂國。時，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，聞之，馳以報比。比懼，遂斂所主南邊八部眾四五萬人，待兩骨都侯還，欲殺之。骨都侯且到，知其謀，皆輕騎亡去，以告單于。單于遣萬騎擊之，見比眾盛，不敢進而還。

二十四年春，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，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，故欲襲其號。於是款五原塞，願永為藩蔽，悍御北虜。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，乃許之。其冬，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。

二十五年春，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，生獲之；又破北單于帳下，并得其眾，合萬餘人，馬七千匹、牛羊萬頭。北單于震怖，卻地千里。初，帝造戰車，可駕數牛，上作樓櫓，置於塞上，以拒匈奴。時人見者或相謂曰：“讖言漢九世當卻北狄地千里，豈謂此邪？”及是，果拓地焉。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来歸南單于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，奉藩稱臣，獻國珍寶，求使者監護，遣侍子，修舊約。

二十六年，遣中郎將段郴、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，立其庭，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。單于乃延迎使者。使者曰：“單于當伏拜受詔。”單于顧望有頃，乃伏稱臣。拜訖，令譯曉使者曰：“單于新立，誠慚於左右，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。”骨都侯等見，皆泣下。郴等反命，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。遣使上書，獻駱駝二頭，文馬十匹。夏，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叛歸，去北庭三百餘里，共立薁鞬左賢王為單于。月餘日，更相攻擊，五骨都侯皆死，左賢王遂自殺，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。秋，南單于遣子入侍，奉奏詣闕。詔賜單于冠帶、衣裳、黃金璽、盭緺綬，安車羽蓋，華藻駕駟，寶劍弓箭，黑節三，駙馬二，黃金、錦綉、繒布萬匹，絮萬斤，樂器鼓車，棨戟甲兵，飲食什器。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。牛、羊三萬六千頭，以贍給之。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，持兵弩隨單于所處，參辭訟，察動靜。單于歲盡輒

遣使奉奏，送侍子入朝，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。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，交會道路。元正朝賀，拜祠陵廟畢，漢乃遣單于使，令謁者將送，賜彩繒千匹，錦四端，金十斤，太宫御食醬及橙、橘、龍眼、荔支；賜單于母及諸閼氏、單于子及左右賢王、左右谷蠡王、骨都侯有功善有，繒彩合萬匹。歲以為常。

匈奴俗，歲有三歲祠，常以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戊日祭天神。南單于既内附，兼祠漢帝，因會諸部議國事，走馬及駱駝為樂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，次左谷蠡王，次右賢王，次右谷蠡王，謂之四角；次左右日逐王，次左右温禺鞮王，次左右漸將王，是為六角；皆單于子弟，次第當為單于者也。異姓大臣：左右骨都侯，次左右尸逐骨都侯，其餘日逐、且渠、當户諸官號，各以權力優劣、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。單于姓虚連題。異姓有呼衍氏、須卜氏、丘林氏、蘭氏四姓，为國中名族，常與單于婚姻。呼衍氏為左，蘭氏、須卜氏為右，主斷獄聽訟，當決輕重，口白單于，無文書簿領焉。

冬，前叛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，北單于使騎追擊，悉獲其眾。南單于遣兵拒之，逆戰不利。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，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，為設官府、從事、掾史。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、弛刑五百人，助中郎將衛護單于，冬屯夏罷。自後以為常，及悉復緣邊八郡。

南單于既居西河，亦列置諸部王，助為悍戍。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，右賢王屯朔方，當于骨都侯屯五原，呼衍骨都侯屯雲中，郎氏骨都侯屯定襄，左南將軍屯雁門，栗籍骨都侯屯代郡，皆領部眾為郡縣偵羅耳目。北單于惶恐，頗還所略漢人，以示善意。抄兵每到南部下，還過亭候，輒謝曰：“ 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，非敢犯漢人也。 ”

二十七年，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，天子召公卿廷議，不決。皇太子言曰：“ 南單于新附，北虜懼於見伐，故傾耳而聽，爭欲歸義耳。今未能出兵，而反交通北虜，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，北虜降者且不復来矣。 ”帝然之，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。

二十八年，北匈奴復遣使詣闕，貢馬及裘，更乞和親，并請音樂，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。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。司徒掾班彪奏曰：

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；“ 匈奴大國，多變詐。交接得其情，則卻敵折冲；應對入其數，則反為輕欺。 ”今北匈奴見南單于来附，懼謀其國，故數乞和親，又遠驅牛、馬與漢合市，重遣名王，多所貢獻。斯皆外示富强，以相欺誕也。臣見其獻益重，知其國益

虛，歸親愈數，為懼愈多。然今既未獲助南，則亦不宜絕北，靶縻之義，禮無不答。謂可頗加賞賜，略與所獻相當，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、郅支行事。

報答之辭，令必有适，今立稿草并上，曰：“ 單于不忘漢恩，追念先祖舊約，欲修和親，以輔身安國，計議甚高，為單于嘉之。往者，匈奴數有乖亂，呼韓邪、郅支自相仇隙，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，故各遣侍子稱籓保塞。其後郅支忿戾，自絕皇澤；而呼韓附親，忠孝彌著。及漢滅郅支，遂保國傳嗣，子孫相繼。今南單于攜眾南向，款塞歸命。自以呼韓嫡長，次第當立，而侵奪失職，猜疑相背，數請兵將，歸掃北庭，策謀紛紜，無所不至。惟念斯言不可獨聽，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，欲修和親，故拒而未許，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。漢秉威信，總率萬國，日月所照，皆為臣妾。殊俗百蠻，義無親疏，服順者褒賞，叛逆者誅罰，善惡之效，呼韓、郅支是也。今單于欲修和親，款誠已達，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来獻見？西域國屬匈奴，與屬漢何異？單于數連兵亂，國内虛耗，貢物裁以通禮，何必獻馬裘？今賚雜繒五百匹，弓鞬韇丸一，矢四發，遣遺單于。又賜獻馬左骨都侯、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，斬馬劍各一。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、瑟、空侯皆敗，願復栽賜。念單于國尚未安，方勵武節，以戰攻為務，竽瑟之用，不如良弓利劍，故未以賚。朕不愛小物，於單于使宜所欲，遣譯以聞。 ”

帝悉納從之。二十九年，賜南單于羊數萬頭。三十一年，北匈奴復遣使如前，乃璽書報答，賜以彩繒，不遣使者。

單于比立九年薨，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吊，祭以酒米，分兵衛護之。比弟左賢王莫立，帝遣使者賚璽書鎮慰，拜授璽綬，遺冠幘，絳單衣三襲，童子佩刀、緄帶各一，又賜繒彩四千匹，令賞賜諸王、骨都侯已下。其後單于薨，吊祭慰賜，以此為常。

丘浮尤鞮單于莫，中元元年立，一年薨，弟汗立。

伊伐于慮鞮單于汗，中元二年立。永平二年，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来降。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，單于比之子適立。

醓僮尸逐侯鞮單于適，永平二年立。五年冬，北匈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，遂寇雲中，至原陽。南單于擊卻之，西河長史馬襄赴救，虜乃引去。

單于適立四年薨，單于莫子蘇立，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。敏月復薨，單于適之弟長立。

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，永平六年立。時北匈奴猶盛，數寇邊，朝廷以為憂。會北單于欲合市，遣使求和親，顯宗冀其交通，不復為寇，乃許之。

八年，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，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，懷嫌怨欲叛，密因北使，令遣兵迎之。鄭眾出塞，疑有異，伺候果得須卜使人，乃上言宜更置大將，以防二虜交通。由是始置度遼營，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，副校尉来苗、左校尉閻章、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，屯五原曼柏。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。其年秋，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，作馬革船，欲度迎南部叛者，以漢有備，乃引去。復數寇抄邊郡，焚燒城邑，殺略甚眾，河西城門晝閉，帝患之。

十六年，乃大發緣邊兵，遣諸將四道出塞，北征匈奴。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，攻皋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。虜聞漢兵来，悉度漠去。肜、棠坐不至涿邪山免，以騎都尉来苗行度遼將軍。其年，北匈奴入雲中，遂至漁陽，太守廉范擊卻之。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，無所得。

建初元年，来苗遷濟陰太守，以征西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。時皋林温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，南單于聞知，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，斬首數百級，降者三四千人。其年，南部苦蝗，大飢，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。七年，耿秉遷執金吾，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。八年，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，率三萬八千人、馬二萬匹、牛、羊十餘萬，款五原塞降。

元和元年，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，詔書聽云遣驛使迎呼慰納之。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，驅牛、馬萬餘頭来與漢賈客交易。諸王大人或前至，所在郡縣為設官邸，賞賜待遇之。南單于聞，乃遣輕騎出上郡，遮略生口，抄掠牛、馬，驅還入塞。

二年正月，北匈奴大人車利、涿兵等亡来入塞，凡七十三輩。時北虜衰耗，黨眾離叛，南部攻其前，丁零寇其後，鮮卑擊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復自立，乃遠引而去。

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，單于汗之子宣立。

伊屠於閭鞮單于宣，元和二年立。其歲，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，卒與北虜温禺犢

王遇，因戰，獲其首級而還。冬，孟雲上言：“北虜以前既和親，而南部復往抄掠，北單于謂漢欺之，謀欲犯塞，謂宜還南所掠生口，以慰安其意。”肅宗從太僕袁安議，許之。乃下詔曰：“昔獫狁、獯粥之敵中国，其所由来尚矣。往者雖有和親之名，終無絲髮之效。墝埆之人，屢嬰塗炭。父戰於前，子死於後。弱女乘於亭障，孤兒號於道路。老母寡妻設虛祭，飲泣淚，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，豈不哀哉！傳曰：‘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，以其下之也。’少加屈下，尚何足病？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，辭順約明，貢獻累至，豈宜違信，自受其曲？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，以還北虜。其南部斬首獲生，計功受賞如常科。”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鞮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，復斬獲千人。北虜眾以南部為漢所厚，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。

章和元年，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，大破之，斬優留單于，取其匈奴皮而還。北庭大亂，屈蘭、儲卑、胡都須等五十八部，口二十萬，勝兵八千人，詣雲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降。

單于宣立三年薨，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。

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，章和二年立。時北虜大亂，加以飢蝗，降者前後而至。南單于將并北庭，會肅宗崩，竇太后臨朝。其年七月，單于上言：

臣累世蒙恩，不可勝數。孝章皇帝聖思遠慮，遂欲見成就，故令烏桓、鮮卑討北虜，斬單于首級，破壞其國。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：“去歲三月中發虜庭，北單于創劉南兵，又畏丁令、鮮卑、遁逃遠去，依安侯河西。今年正月，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，其人以兄弟爭立，并各離散。”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，皆曰宜及北虜分爭，出兵討伐，破北成南，并为一國，令漢家長無北念。又今月八日，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来詣臣，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，但耻自發遣，故未有至者。若出兵奔擊，必有響應。今年不往，恐復并壹。臣伏念先父歸漢以来，被蒙覆載，嚴塞明侯，大兵擁護，積四十年。臣等生長漢地，開口仰食，歲時賞賜，動輒億萬，雖垂拱安枕，慚無報效之地。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、新降精兵，遣左谷蠡王師子、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，左賢王安國、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骑出居延，期十二月同會虜地。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、朔方塞，以為拒守。臣素愚淺，又兵眾單少，不足以防內外。願遣執金吾耿秉、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、雲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太守并力而北，令北地、安定太守各屯要害，冀因聖帝威神，一舉平定。臣國成敗，要在今年。已敕諸部嚴兵馬，訖九月龍祠，悉集河上。唯陛下裁哀省察！

太后以示耿秉。秉上言：“昔武帝單極天下，欲臣虜匈奴，未遇天時，事逐無成，宣帝之世，會呼韓来降，故邊人獲安，中外為一；生人休息，六十餘年。及王莽篡位，變更其號，耗擾不止，單于乃叛。光武受命，復懷納之，緣邊壞郡得以還復。烏桓、鮮卑，咸脅歸義。威鎮四夷，其效如此。今幸遭天授，北虜分爭，以夷伐夷，國家之利，宜可聽許。”秉因自陳受恩，分當出命效用。太后從之。

永元元年，以秉为征西將軍，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，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，出朔方擊北虜，大破之。北單于奔走，首虜二十餘萬人。事已具《竇憲傳》。

二年春，鄧鴻遷大鴻臚，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遼將軍。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，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，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。至涿邪山，乃留輜重，分為二部，各引輕兵兩道襲之。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，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，南度甘微河，二軍俱會，夜圍北單于。單于大驚，率精兵千餘人合戰。單于被創，墮馬復上，將輕騎數十遁走，僅而免脫。得其玉璽，獲閼氏及男女五人，斬首八千級，生虜數千口而還。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，黨眾最盛，領户三萬四千，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，勝兵五萬一百七十。故事：中郎將置從事二人，耿譚以新降者多，上增從事十二人。

三年，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，逃亡不知所在。其弟右谷蠡王於降鞬自立為單于，將右温禺鞮王、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，止蒲類海，遣使款塞。大將軍竇憲上書，立於除鞮為北單于，朝廷從之。四年，遣耿夔即授璽綬，賜玉劍四具，羽蓋一駟，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，如南單于故事。方欲輔歸北庭，會竇憲被誅。五年，於除鞮自叛還北，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，誘將還斬之。破滅其眾。

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，單于宣弟安國立。

單于安國，永元五年立。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。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，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，故數遣將兵出塞，掩擊北庭，還受賞賜，天子亦加殊異。是以國中盡敬師子，而不附安國。安國由是疾師子，欲殺之。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，數為師子所驅掠，皆多怨之。安國因是委計降者，與同謀議。安國既立為單于，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，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，乃別居五原界。單于每龍會議事，師子輒稱病不往。皇甫棱知之，亦擁護不遣，單于懷憤益甚。

六年春，皇甫棱免，以執金吾硃徽行度遼將軍。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，乃上書告崇，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，無由自聞。而崇因與硃徽上言：“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，親近新降，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台且渠劉利等。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，起兵背叛，諸西河、上郡、安定為之儆備。”和帝下公卿議，皆以為“蠻夷反覆，雖難測知，然大兵聚會，必未敢動搖。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，與杜崇、硃徽及西河太守并力，觀其動静。如無它變，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，責其部眾横暴為邊害者，共平罪誅。若不從命，令為權時方略，事畢之後，裁行客賜，亦足以威示百蠻”。帝從之。於是徽、崇遂發兵造其庭。安國夜聞漢軍至，大驚，棄帳而去，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。師子先知，乃悉將盧落入曼柏城。安國追到城下，門閉不得入。硃徽遣吏曉譬和之，安國不聽。城既不下，乃引兵屯五原。崇、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，眾皆大恐，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，乃格殺安國。

安國立一年，單于適之子師子立。

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，永元六年立。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，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，破之。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，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叛，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，遂殺略吏人，燔燒郵亭盧帳，將車重向朔方，欲度漠北。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、越騎校尉馮柱、行度遼將軍硃徽將左右羽林、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、緣邊兵，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、鮮卑，合四萬人討之。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，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，未下。冬，鄧鴻等至美稷，逢侯乃乘冰度隘，向滿夷谷。南單于遣子將萬騎，及杜崇所領四千騎，与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，斬首三千餘級，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。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别部，斬首四千餘級。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、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，要擊逢侯於滿夷谷，復大破之。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。逢侯遂率眾出塞，漢兵不能追。七年正月，军還。

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，罷遣鮮卑、烏桓、羌胡兵、封蘇拔廆为率眾王，又賜金、帛。鄧鴻還京師，坐逗留失利，下獄死。後帝知硃徽、杜崇失胡和，又禁其上書，以致反叛，皆征下獄死，以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。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，自領右部，屯涿邪山下。左部屯朔方西北，相去數百里。八年冬，左部胡自相疑叛，還入朔方塞，龐奮迎受，慰納之。其勝兵四千人，弱小萬餘口，悉降，以分處北邊諸郡。南單于以其右温禺犢王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，欲考問之。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叛，出塞外山谷間，為吏民害。秋，龐奮、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，其眾降，於是徙烏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、北地。馮柱還，遷將作大匠。逢侯部眾飢窮，又為鮮卑所擊，無所歸，竄逃入塞者

駱驛不絕。

單于師子立四年薨，單于長之子檀立。

萬氏尸逐鞮單于檀，永元十年立。十二年，龐奮遷河南尹，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。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，多所虜獲，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，逢侯轉困迫。十六年，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，願和親，修呼韓邪故約。和帝以其舊禮不備，未許之，而厚加賞賜，不答其使。元興元年，重遣使詣敦煌貢獻，辭以國貧未能備禮，願請大使，當遣子入侍。時鄧太后臨朝，亦不答其使，但加賜而已。

永初三年夏，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，既還，說南單于云：“關東水潦，人民飢餓死盡，可擊也。”單于信其言，遂起兵反叛，攻中郎將耿種於美稷。秋，王彪卒。冬，遣行車騎將軍何熙、副中郎將龐雄擊之。四年春，檀遣千餘騎寇常山、中山，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， 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。 事已具《慬》、《夔傳》。單于見諸軍并進，大恐怖，顧讓韓琮曰：“汝言漢人死盡，今是何等人也？”乃遣使乞降，許之。單于脫帽徒跣，對龐雄等拜，陳道死罪。於是赦之，遇待如初，乃還所抄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，合萬餘人。五年，梁慬免，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。

元初元年，夔免，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。遵，皇太后之從弟，故始為真將軍焉。

四年，逢侯為鮮卑所破，部眾分散，皆歸北虜。五年春，逢侯將百餘騎亡還，詣朔方塞降，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。

建光元年，鄧遵免，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。時鮮卑寇邊，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，討擊鮮卑。還，復各令屯列冲要。而耿夔征發煩劇，新降者皆悉恨謀叛。

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，弟拔立。耿夔復免，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。

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。延光三年立。夏，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叛，脅呼尤徽欲與俱去。呼尤徽曰：“我老矣，受漢家恩，寧死不能相隨！”眾欲殺之，有救者，得免。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，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，破之，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，獲馬、牛、羊萬餘頭。冬，法度卒。四年，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。其冬，傅眾復卒。永建元年，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。

先是，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，鮮卑因此數寇南部，殺漸將王。單于憂恐，上言求復障塞，順帝從之。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，增置緣邊諸郡兵，列屯塞下，教習戰射。

單于拔立四年薨，弟休利立。

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，永建三年立。四年，龐參遷大鴻臚，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。陽嘉二年，漢遷太僕，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。永和元年，曄病征，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。

五年夏，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、車紐等背叛，率三千餘騎寇西河，因復招誘右賢王，合七八千騎圍美稷，殺朔方、代郡長史。馬續與中郎將梁并、烏桓校尉王元，發緣邊兵及烏桓、鮮卑、羌胡，合二萬餘人，掩擊破之。吾斯等遂更屯聚，攻沒城邑。天子遣使責讓單于，開以恩義，令相招降。單于本不豫謀，乃脫帽避帳，詣并謝罪。并以病征，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，逼迫之，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。單于林利立十三年。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，而降者遂更狐疑。龜坐下獄免。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，黨眾初合，難以兵服，宜用招降，乃上表曰：“匈奴寇叛，自知罪極。窮鳥困獸，皆知救死，況種類繁熾，不可單盡。今轉運日增，三軍疲苦，虛內給外，非中國之利。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，且典邊日久，深曉兵要，每得續書，與臣策合。宜令續深溝高壁，以恩信招降，宣示購賞，明其期約。如此，則丑類可服，國家無事矣。”帝從之，乃詔續招降叛虜。商又移書續等曰：“中國安寧，忘戰日久。良騎野合，交鋒接矢，決勝當時，戎狄之所長，而中國之所短也。強弩乘城，堅營固守，以待其衰，中國之所長，而戎狄之所短也。宜務先所長，以觀其變，設購開賞，宣示反悔，勿貪小功，以亂大謀。”續及諸郡并各遵行。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。

秋，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。東引烏桓，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，攻破京兆虎牙營，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，遂寇掠并、涼、幽、冀四州。乃徙西河治離石，上郡治夏陽，朔方治五原。冬，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，擊叛虜車紐等，戰於馬邑，斬首三千級，獲生口及兵器、牛、羊甚眾。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，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抄。六年春，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，斬首數百級。張耽性勇銳，而善撫士卒，軍中皆為用命。遂繩索相懸，上通天山，大破烏桓，悉斬其渠帥，還得漢民，獲其畜生財物。夏，馬續復免，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。

漢安元年秋，吾斯與薁鞬台耆、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。

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，漢安二年立之。天子臨軒，大鴻臚持節拜授璽韍綬，引上殿。賜青蓋駕駟、鼓車、安車、駙馬騎、玉具刀劍、什物，給彩布二千匹。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，軿車馬二乘。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。詔太常、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，饗賜作樂，角抵百戲。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。冬，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，送首洛陽。建康元年，進擊餘黨，斬首千二百級。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，車重、牛、羊，不可勝數。

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。

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，建和元年立。至永壽元年，匈奴左薁鞬台耆、且渠伯德等復叛，寇抄美稷、安定，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。事已具《奐传》。

延熹元年，南單于諸部并叛，遂與烏桓、鮮卑寇緣邊九郡，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，單于諸部悉降。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，乃拘之，上立左谷蠡王。桓帝詔曰：“《春秋》大居正，居車兒一心向化，何罪而黜！其遣還庭。”

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，子某立。

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，熹平元年立。六年，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，大敗而還。是歲，單于薨，子呼徵立。

單于呼徵，光和元年立。二年，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，脩擅斬之，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。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，檻車征詣廷尉抵罪。

單于羌渠，光和二年立。中平四年，前中山太守張純反叛，遂率鮮卑寇邊郡。靈帝詔發南匈奴兵，配幽州牧劉虞討之。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。國人恐單于發兵无已，五年，右部醓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，攻殺單于。

單于羌渠立十年，子右賢王於扶羅立。

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，中平五年立。國人殺其父者遂叛，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，而

於扶羅詣闕自訟。會靈帝崩，天下大亂，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。時民皆保聚，抄掠無利，而兵遂挫傷。復欲歸國，國人不受，乃止河東。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，南庭遂虛其位，以老王行國事。

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，弟呼廚泉立。

單于呼廚泉，興平二年立。以兄被逐，不得歸國，數為鮮卑所抄。建安元年，獻帝自長安東歸，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待衛天子，拒擊李傕、郭汜。及車駕還洛陽，又徙遷許，然後歸國。二十一年，單于来朝，曹操因留於鄴，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。

评语

論曰：“漢初遭冒頓凶黠，種眾强熾。高祖威加四海，而窘平城之圍。太宗政鄰刑措，不雪憤辱之恥。逮孝武亟興邊略，有志匈奴，赫然命將，戎旗星屬，候列郊甸，火通甘泉，而猶鳴鏑揚塵，出入畿內，至於窮竭武力，單用天財，歷紀歲以攘之。寇雖頗折，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。宣帝值虜庭分爭，呼韓邪来臣，乃權納懷柔，因為邊衛，罷關徼之儆，息兵民之勞。龍駕帝服，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，南面而朝單于，朔、易無復匹馬之踪，六十餘年矣。後王莽陵篡，猶動戎夷，續以更始之亂，方夏幅裂。自是匈奴得志，狼心復生，乘間侵佚，害流傍境。及中興之初，更通舊好，報命連屬，金幣載道，而單于驕踞益橫，內暴滋深。世祖以用事諸華，未遑沙塞之外，忍愧思難，徒報謝而已。因徒幽、并之民，增邊屯之卒。及關東稍定，隴、蜀已清，其猛夫悍將，莫不頓足攘手，爭言衛、霍之事。帝方厭兵，閒修文政，未之許也。其後匈奴爭立，日逐来奔，願修呼韓之好，以御北狄之中，奉藩稱臣，永為外悍。天子總攬群策，和而納焉。乃詔有司，開北鄙，擇肥美之地，量水草以處之。馳中郎之使，盡法度以臨之。制衣裳，備文物，加璽紱之綬，正單于之名。於是匈奴分破，始有南北二庭焉。仇釁既深，互同便隙，控弦抗戈，覘望風塵，雲屯鳥散，更相馳突，至於陷潰創傷者，靡歲或寧，而漢之塞地晏然矣。後亦頗為出師，并兵窮討，命竇憲、耿夔之徒，前後并進，皆用果譎，設奇數，異道同會，究掩其窟穴，躡北追奔三千餘里，遂破龍祠，焚罽幕，坑十角，梏閼氏，銘功封石，倡呼而還。單于震懾，屏氣蒙氈，遁走於烏孫之地，而漠北空矣。若因其時勢，及其虛曠，還南虜於陰山，歸西河於內地，上申光武權宜之略，下防戎羯亂華之變，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，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，平易正直，若此其弘也。而竇憲矜三捷之效，忽經世之規，狼戾不端，專行威惠。遂復更立北虜，反其故庭，并恩兩護，以私己福，棄蔑天公，坐數大鯁。永言前載，何恨憤之深乎！自後經綸失方，叛服不一，其為

疢毒，胡可單言！降及後世，玩為常俗，終於吞噬神鄉，丘墟帝宅。嗚呼！千里之差，興自毫端，失得之源，百世不磨矣。

贊曰：匈奴既分，羽書稀聞。野心難悔，終亦紛紜。